



〈台灣佛教新史〉之一—— 荷西時期的民間信仰與佛教（1624-1662）

闕正宗

佛光大學佛教學系副教授

編按

闕正宗教授長於台灣佛教史、近代東亞佛教交涉史等領域，甫出版《宜蘭弘法十年記——青年星雲的人間佛教之路》，再發表近現代台灣歷史最新研究成果，自本期開始，將連載〈台灣佛教新史〉，以五大分期為主軸：荷西時期（1624-1662）、明鄭時期（1662-1683）、清代（1683-1895）、日本殖民時期（1895-1945）、光復時期（1945-迄今），完整呈現近現代台灣四百年佛教發展脈絡與軌跡。

一、前言

鄭成功（1624-1662）入主台灣之前，南台灣由荷蘭人占領，西班牙人則控制北台灣一帶。荷蘭人在大員（今台南）建城，開發貿易治理南台灣（1624-1662）前後凡 38 年；西班牙統治雞籠（基隆，1626-1642），直到被荷蘭人驅逐，前後歷時 16 年。

《閩中摭聞》載：

明嘉靖間，俞大猷追海寇林道乾，道乾遁入臺灣；俞駐澎湖，時哨鹿耳門外。道乾殺土番，取膏血，造舟遁去占城；

〈台灣佛教新史〉之一——荷西時期的民間信仰與佛教（1624-1662）

後倭人居之。未幾，荷蘭人舟遭風，借此栖止，約歲貢鹿皮三萬皮，乃歸荷蘭。崇禎八年，始築臺灣、赤崁二城，設市城外，漳、泉商賈皆赴焉。¹

嘉靖四十二年（1563），俞大猷（1503-1579）追剿海盜林道乾（生卒年不詳），林道乾遁入台灣：²嘉靖四十五年（1566）3月，林道乾再攻福建，又被俞大猷擊退，同年6月，再遭總兵湯克寬圍剿，斬首三百餘人，³率眾逃至占城（越南中部）。林道乾遁走之後，日本人占據台灣，接著是荷蘭人來台，崇禎八年（1635），荷蘭人築城於大員（今台南安平），吸引漳、泉商賈來此貿易。

荷蘭人據台發展南至南洋，北至日本，西與明朝的貿易，因此促成離台灣最近的福建、廣東兩省大量的漢人來台。漢人來台，宗教信仰舉凡民間信仰、齋教、佛教，自明末以來盛行於中土大地者，必然隨之傳入。

民間信仰、齋教皆與佛教交涉甚深，如《安平縣雜記》載：

凡僧侶住持寺廟者，曰「東家」；借住者曰「客師」。廟有住持僧，香燈田歸其收用。若遇神誕，住持僧就里內街衢按戶捐資，名曰「題緣」；建醮演戲，以昭誠敬，或偕里眾同辦（值年辦理廟中公事者，有爐主、頭家之號）。⁴

1. 清·陳雲程：《臺灣輿地彙鈔·閩中摭聞》，臺灣文獻叢刊第216種，台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65年，頁29。
2. 清·劉錦藻：《臺灣輿地彙鈔·臺灣省輿地考》，頁113。
3. 《明實錄閩海關係史料》，臺灣文獻叢刊第296種，台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71年，頁59。
4. 不著撰人，《安平縣雜記》，臺灣文獻叢刊第52種，台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59年，頁20。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·藝文 | 第十九期

僧侶住持民間宮廟，還要負責「建醮演戲」，足見彼此互動頻繁。

二、台灣第一座廟宇

明末隨漢人入台的宗教崇拜，大多以從原鄉分靈而來的民間信仰為大宗，而建於荷蘭人統治時期的大道公廟為第一。據《臺灣縣志》載：「（在廣儲東里）大道公廟，紅毛時建。」⁵

據學者的考證，「廣儲東里大道公廟」是原位於「臺南縣新化鎮豐榮里洋子（仔）五六號」的大道公廟（保生大帝廟），俗稱叫做「開臺大道公」，1914年修建時改稱為「大帝宮」。「洋仔」原



台南新化保生大帝宮俗稱「大道公廟」，是台灣首座廟宇。

5. 清·陳文達：《臺灣縣志》，臺灣文獻叢刊第103種，台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61年，頁213。

〈台灣佛教新史〉之一——荷西時期的民間信仰與佛教（1624-1662）

為洋仔港港埠，先民溯新港溪（又稱蔦松溪）開拓大目降社（今台南新化一帶），而荷蘭人在大目降社建教堂教化當地原住民西拉雅族，漢人溯航至此開拓洋仔港為中心，從而建立台灣第一座民間信仰寺廟，奉祀大道公（保生大帝）。⁶

保生大帝又稱吳真人，其為閩南民間主要信仰之一，傳入台灣後甚為流行。

按真人廟宇，漳泉間所在多有，荷蘭踞臺，與漳泉人貿易時，已建廟廣儲東里矣。嗣是鄭氏及諸將士皆漳泉人，故廟祀真人甚盛。或稱保生大帝廟，或稱大道公廟，或稱真君廟，或稱開山宮，通志作慈濟宮，皆是也。⁷

真人吳姓，名本，生於太平興國四年，不茹葷、受室。業醫，以活人為心，按病投藥，遠近皆以為神。景祐二年卒，里人肖像事之，祈禱輒應。適部使者以廟額為請，敕為「慈濟」。慶元間，敕為「忠顯」。開禧二年，封為「英惠侯」。自是，廟宇遍於漳、泉之間，臺人多建廟祀之。⁸

吳真人（979-1035），名本（本），生於北宋，福建漳州人，在鄉里行醫，濟人無數，死後被奉為神明，景祐二年（1035），宋仁宗敕廟額「慈濟」；南宋慶元年間（1195-1200），敕「忠顯」；宋寧宗開禧二年（1206），敕封「英惠侯」，從此保生大帝信仰遍及漳州、泉州，並隨閩南移民入台而落地生根。

6. 盧嘉興：〈臺灣最早興建的寺廟〉，《中國佛教史論集（八）》，台北：大乘文化出版社，1978年，頁182-183。

7. 清·王必昌：《重修臺灣縣志》，臺灣文獻叢刊第113種，台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61年，頁179。

8. 同註5，頁208-209。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·藝文 | 第十九期

二、齋教金幢派入台

台灣齋教分為三派：龍華、先天、金幢，源於明代羅教。其中相傳金幢派於天啟二年（1622）傳入台灣，據《臺灣風土志》載：

金幢派之祖蔡權，字文舉，本是浙江寧海縣的一個魚商，萬曆四十五年，皈依開山祖王左（佐）塘門下的王祖亮為徒，就棄漁業為齋教的教頭，世稱蔡阿公。天啟二年，先至福建莆田設堂，後因白蓮教作亂，渡海來臺，創立齋堂。齋友結盟哥弟，以四海皆兄弟為宗旨，不論長幼、尊卑、貧富，有無相通，患難相助，疾病相扶持。基層齋友多為工人，次為行商、農民。荷人據臺期間，此派齋教，極具勢力，所有經濟實權，幾乎都在他們掌握之中。因為荷人與蕃族間的金融貿易，全賴他們教徒做媒介。當時有「荷人治城，漢人治野」的口號，所謂「漢人」，就是指這些教徒。可知當時的齋教，實具我國近代社會嚴密的組織。影響所及，甚至後來鄭成功攻臺之能迅速取勝荷人，與齋教組織的潛在力量，不無重大關係。⁹

齋教（Tsai-kau）傳自中國大陸，清代以降，齋教為台灣的主流宗教，大約是日本殖民統治後期逐漸衰弱。齋教共分為三派，曰：龍華派（Liong-hoa-pai）、先天派（Sen-then-pai）、金幢派（kin-tong-pai）。齋教以食菜不食肉為本義，故又稱持齋宗，一般將這些信徒稱為食菜人，信徒彼此間互稱齋友，教外人士稱齋公、齋姑。¹⁰

9. 何聯奎、衛惠林：《臺灣風土志》，台北：臺灣中華書局，1956年，頁127。

10. 【日】丸井主治郎：《臺灣宗教調查報告書第一卷》，台北：臺灣總督府，1919年，頁80。

〈台灣佛教新史〉之一——荷西時期的民間信仰與佛教（1624-1662）



建於康熙年間的台南金幢派代表齋堂慎德堂外觀

其所在之寺廟俗稱「菜堂」或「齋堂」。

《臺灣通史》載：「齋堂則多本禪宗。齋堂者，白衣之派也。維摩居士能證上乘，故臺灣之齋堂頗盛。」¹¹ 齋教徒為白衣身分，進出台灣工作方便，由於人數眾多，故逐漸形成在野的經濟主力，根據荷蘭 1629 年的《熱蘭遮城日誌》記載，來台漢人與當地原住民做生意，人數「增多幾乎超過當地原住民的人數了」，而為了對抗荷蘭人築城，一位住在目加溜灣（台南安定）中國人頭家（首領）Hoytsee 甚至主導對抗荷蘭人，煽動原住民殺害 63 位荷蘭人士兵，

11. 連橫：《臺灣通史》，臺灣文獻叢刊第 128 種，台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62 年，頁 576。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·藝文 | 第十九期

導致荷蘭人急於追捕報復之。¹²

可見漢人不僅與原住民商貿取得經濟權控制，與原住民混居人數激增，並領導原住民對抗荷蘭人，在在都使荷蘭人芒刺在背。雖然無具體證據顯示 Hoytsee 是齋教金幢派教徒，但是，「荷人治城，漢人治野」的說法十分可信。

首先將金幢派傳入福建莆田的是蔡文舉（1584-1654），之後其門人再傳入台灣。蔡文舉生平如下：

文舉號華宇，興化莆田上俞村人，萬曆十二年（1584）九月五日生。及壯，貿易浙江之溫州，初由陳仲孫之勸誘，皈依龍華。其後文舉於金華府遇金幢教二祖董應亮，遂改宗為金幢教徒。時萬曆四十七年，文舉卅八歲，開祖左塘去世之年。在此學習二年以後，天啟二年（1622）奉命歸莆田建設樹德堂，此為福建金幢派之始。其後得門下十人，稱為蔡公十大房頭，時人稱蔡阿公教。自崇禎二年起至十年八年間，每年上京謁祖，獻納米銀於祖堂，前後十八回云。於是二祖夫人器重，任為福建頭領。崇禎八年白蓮教亂被捕投獄，幸得免死，順治十一年永曆八年（1654）病歿，享壽七十一。¹³

前述，蔡文舉將金幢派傳入福建之後，崇禎八年（1635）因白蓮教之亂，其派下再傳入台灣，但是當時來台應該是一般信徒而非領導階層。其中，台南金幢派代表齋堂慎德堂建於康熙年間。根據慎德

12. 江樹生譯註：《熱蘭遮城日誌（第一冊）》，台南：臺南市政府，2002年，頁4-5。

13. 李添春：《臺灣省通誌稿·人民志宗教篇》，台北：臺灣省文獻委員會，1956年，頁97-98。

〈台灣佛教新史〉之一——荷西時期的民間信仰與佛教（1624-1662）

齋堂碑文記載：

清康熙間，其門人蔡阿公派下，始渡臺建新堂於赤崁東安坊，顏曰慎德。地僻而隘，不堪容膝。癸巳（光緒十九年，1893）其派其下再渡臺，與善信林朝治、林月治、林等治、何秀姑、黃夏治等，議鳩資改建，購一花園地於廣慈庵前……適慎德堂犯折，議與本堂合併。¹⁴

相傳清康熙年間，蔡阿公（文舉）攜徒鄭起雲來台開教，康熙五十八年（1779）在台南西竹圍創立西德堂，尋又於東安坊建立慎德堂。¹⁵無論如何，齋教傳入台灣可能遠從荷西時期開始，清朝納台灣為版圖之後，金幢派及其他二派的歷史逐漸清晰。

三、普陀山僧釋華佑遊台灣

（一）最早來台的僧人

隨著漢人移民台灣，民間信仰及齋教活動已然展開，漢傳佛教的傳入也應不晚於此時。第一位來台僧侶的活動揭露於1923年4月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：

釋華佑游記 鄭芝龍在臺之時（元和時代），普陀山僧釋華佑與其友蕭克來游臺灣，自蘇澳（今臺北州蘇澳郡）

俠客射鹿
▲釋華佑游記 鄭芝龍在臺之時。（元和時代）普陀山僧釋華佑。與其友蕭克來游臺灣。自蘇澳（今臺北州蘇澳郡）入山。躬歷各峯。壯。而出諸羅。（今臺南州嘉義郡）克俠客也。腰弓佩劍。機則射鹿以食。所至闢其山川。志其脈絡。是為臺灣最初之探險者。

釋華佑遊台之資料，刊於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23年4月24日，8版。

14. 林學周：〈慎德齋堂碑文〉，《臺灣宗教沿革志》，台北：至善堂，1950年，頁16。

15. 同註14。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·藝文 | 第十九期

入山，躬歷各蕃社而出諸羅（今臺南州嘉義郡），克俠客也。腰弓配劍，饑則射鹿以食，所至圖其山川，志其脈絡，是為臺灣最初之探險者。¹⁶

「元和時代」是日本年號，為幕府時代德川秀忠（1579-1632）主政的最後一個年號，時間為1615-1623年。連雅堂則認為，釋華佑「其來遊也，或言鄭芝龍據臺時」。¹⁷

鄭芝龍（1604-1661）原為海盜顏思齊（1586-1625）部將，於1625年隨其入台：

天啟五年，海寇顏思齊入臺灣，鄭芝龍附之，而荷蘭猶盤踞臺灣；思齊引倭人剽掠海上，與荷蘭共有臺灣之地，以為巢穴。其所屬部下多中土人；中土人之入臺灣，自思齊始。思齊死，賊眾立芝龍為長，於是鄭氏遂有臺灣之地。

（清）順治三年，芝龍降；荷蘭遂盡據臺灣。¹⁸

天啟五年（1625），鄭芝龍隨顏思齊入台灣，直到順治三年（1646）降清為止，這段時間長達21年，但也有稱「明萬歷（曆）間，海寇顏思齊踞有其地，始稱臺灣」。¹⁹無論如何，釋華佑來台時間，大約在荷蘭人據台時期至鄭芝龍降清期間。

〈釋華佑遊記〉殘稿在日本殖民時代仍可得見，連雅堂的《雅

16. 〈俠客射鹿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23年4月24日，8版。

17. 連雅堂：《雅堂文集卷1·序跋·臺灣遊記書後》，臺灣文獻叢刊第208種，頁52。

18. 邱文鸞：《臺灣遊記（一）》，臺灣文獻叢刊第211種，台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65年，頁1。

19. 清·黃叔瓚：《臺海使槎錄·赤崁筆談》，臺灣文獻叢刊第4種，台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57年，頁1。

〈台灣佛教新史〉之一——荷西時期的民間信仰與佛教（1624-1662）

堂文集卷1·序跋·臺灣遊記書後》說：「釋華佑臺灣遊記一卷，久求未得。日者林君孔昭自新竹來，攜以相示。有臺灣內山總序一篇、雜記一則、圖十三幅，各有說語，似繇辭；是為青烏家言。」又說「圖中有紅毛大山。臺人謂荷蘭為紅毛。以名考之，當在荷人入臺後。」²⁰「青烏家」乃是指古代勘輿學家，故釋華佑為一位精通風水地理的僧人，連雅堂認為，釋華佑來台應在荷蘭人入台之後（1624年荷蘭人占領台灣）。

大約1624-1646年，荷蘭人、鄭芝龍在台時期，普陀山僧釋華佑與蕭客可能是迷航而漂流來台，從蘇澳上岸。蘇澳雖在蘭陽平原極東，但漢人活動在此從未停止，海盜亦往來其間，文獻載：

（蘇澳）離城南四十五里，為蘭界東勢之盡頭。澳口即深水外洋。該澳內寬外窄，中有石礁鎖束，左為北風澳，右為南風澳，皆可避風湧（湧因風而起，其浪如山，舟多溺覆）。當春夏間，內地漁舟、小商艇亦有收泊於此者。相其口道，似較便於烏石港，然人烟未能稠密，諸船亦不甚往來也。初，蘭未開闢，每有山水惡劣之嫌。相傳自明嘉靖末林道乾寇海，曾踞住數月，以夥伴病損過多，始行移去。²¹

自古以來，蘇澳港之便利性猶勝於其北方之烏石港，每當春夏期間，中國大陸沿海各省漁船、商船會來此停泊，主要目的是與原住民交易。前述嘉靖四十二年（1563），俞大猷追剿海盜林道乾，

20. 同註17，頁52-53。

21. 清·柯培元：《噶瑪蘭志略》，臺灣文獻叢刊第92種，台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61年，頁33-34。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·藝文 | 第十九期

林道乾遁走台灣時，曾盤據蘇澳數個月，可見，至少自晚明以來，蘇澳地區就有漢人定期來此活動。

又如 1662 年鄭成功克復台灣這一年，「康熙壬寅，五月十六至十八三日大風，漳州把總朱文炳帶卒更戍船，在鹿耳門外為風飄至南路山後；歷三晝夜至蛤仔難，船破登岸。番疑為寇，將殺之；社有何姓者，素與番交易，力為諭止」。²²漳州把總朱文炳的兵船漂至蛤仔難，當地原住民欲殺之，被一位與當地原住民交易的何姓漢人所救，可見蛤仔難甚早即原漢雜處，故釋華佑與蕭客來台，平地原住民對於漢人應該不陌生。他們二人走過的路線，據〈釋華佑遊記〉載：

余至臺地，獲睹奧區；而後山一帶望氣蒼鬱，困於攀躋，未愜素懷。蕭客忽得異牛於二贊行溪，龐然巨象，日行三百里；因售以五十金，遂乘以行。過蛤仔嶺，望半線山，平行四十日，糧食已盡，而東南之區獨未遍歷；復與蕭客射鹿為餐，饑食其肉、渴飲其血，凡十數日，始達諸羅之界。²³

釋華佑二人行走東部平原，在二贊行溪（今台南、高雄交界處的二仁溪）以五十金買下巨牛一頭，遊歷台灣南北，連雅堂謂「而內山一圖，南自琅橋，北至雞籠，山川脈絡，記載尤詳」。²⁴琅橋（橋）即今恆春半島東北角、台東縣最南端的卑南道。可以說，從最南端的恆春北至基隆，釋華佑皆繪有地圖。連雅堂就釋華佑所走

22. 清·黃叔瓚：《臺海使槎錄》，頁 140。

23. 釋華佑：〈釋華佑遊記〉，收於《臺灣詩薈雜文鈔（遺著）》，臺灣文獻叢刊第 224 種，頁 22。

24. 連雅堂：《雅堂文集卷 1·序跋·臺灣遊記書後》，頁 52。

〈台灣佛教新史〉之一——荷西時期的民間信仰與佛教（1624-1662）

過的地方略作考證：

余曾考其地望。里劉今作理劉，在木瓜溪北，其外則花蓮港。華佑圖中亦有此港，不載其名，但言可泊舟，惟懼潛濟，故防備特嚴，阻其險要，若敵人登山發砲，則難為禦矣。巴老臣未詳何地，以圖觀之，在交里宛北，中隔一溪。交里宛今作加禮宛，番社也，則巴老臣當為今之鵠仔埔，而冬仔爛為新城三棧之地矣。²⁵

根據清·黃叔瓚《臺海使槎錄》所載「蛤仔難三十六社」，與〈釋華佑遊記〉殘稿紀錄有關者，有：巴嘮辛仔員社（一作巴老臣那浮）、佳笠苑社（一作交里苑）、冬仔爛社（一作徵也難懶）三處，²⁶連雅堂考證出其地所在，理劉在花蓮木瓜溪北，加禮宛在今花蓮市，鵠仔埔則是今花蓮縣新城鄉大漢村一帶，冬仔爛則為花蓮新城三棧溪一帶。

晚清福建省陸路提督羅大春（字景山，生卒年不詳），1874年6月奉派渡台協助淡水等地防務，7月考察「自蘇澳起至花蓮港之北止」，發現「曠人稀，新城漢民僅三十餘戶耳；外盡番社也」，其中加禮宛為「奇萊平埔之番，居鯉浪港之北者」六社之一；理劉社為「南勢番」，乃「居鯉浪港之南者」七社之一，而理劉社此時已歸順。²⁷故推斷釋華佑從蘇澳上岸後，曾在花蓮一帶活動，之後從西部平原的諸羅（布袋或北港）出海。

釋華佑從諸羅出海回福建安溪，當時諸羅所屬有兩個港，一

25. 同註 24，頁 53。

26. 同註 22，頁 141。

27. 清·羅大春：《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》，臺灣文獻叢刊第 308 種，台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72 年，頁 46-47。



古龜港地勢圖

是布袋，一是北港，「北港在嘉義西北，後隸雲林」，²⁸ 當時諸羅的海港稱為「龜港」，指的是布袋或北港。「龜港」開發甚早，明嘉靖末年，倭寇因被戚繼光（1528-1588）圍剿而逃入基隆，「雞籠遭倭焚掠，國遂殘破。初，悉居海濱。既遭倭難，稍稍避居山後。忽中國漁舟從龜港飄至，遂往來通販以為常」。²⁹「龜港」自古以來即有中國漁民在此活動，並到基隆與倭寇貿易。「至萬曆末，紅毛番泊舟於此，因事耕鑿；設闌閩，稱臺灣焉。」³⁰ 荷蘭人占領台灣後，在「龜港」開闢商貿（闌閩），並把這裡稱「臺灣」，由此來看，釋華佑受到漢人漁民的協助，從諸羅的布袋或北港出

28. 連雅堂：《雅堂文集卷3·筆記·臺灣史跡志·北港》，頁26。

29. 《明史選輯》，臺灣文獻叢刊第307種，台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72年，頁184。

30. 同註29。

〈台灣佛教新史〉之一——荷西時期的民間信仰與佛教（1624-1662）

海不足為奇。

（二）釋華佑與李光地

前述，釋華佑來台時間大約在荷蘭人據台時期至鄭芝龍降清期間（1624-1646），最後從諸羅（布袋或北港）出海，來到福建安溪李光地（1642-1718）家。

華佑既去，居於安溪李光地家，未久圓寂。光地好堪輿，愛其書秘以為寶。數傳之後，其裔孫某攜至鹿港。某死，遂散失。聞關帝廳蕭氏存六十餘葉，北斗街人某亦有三十餘葉。³¹

李光地為清初重臣，乃協助施琅（1621-1696）平台的功臣之一，其生平如下：

李光地，字晉卿；福建安溪人。幼穎異；年十三，舉家陷山賊中，得脫歸，力學慕古。順治九年（案，康熙九年）成進士；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十二年，乞省親，歸。十三年，耿精忠反，鄭錦據泉州；光地奉親匿山谷間，錦與精忠並遣人招之，力拒。³²

李光地 13 歲（1655）時，舉家陷盜賊，康熙九年（1670）28 歲中進士，康熙十二年回鄉省親，康熙十三年，鄭經陷泉州，李光地奉雙親藏匿於山中。

31. 連雅堂：《雅堂文集卷 1·序跋·臺灣遊記書後》，頁 53。

32. 《清耆獻類徵選編》，臺灣文獻叢刊第 230 種，台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67 年，頁 378。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·藝文 | 第十九期

戊午，鄭氏復攻泉州，諸縣皆不守，南北道塞；俾叔日火呈走福州求援，從兄光斗等由西道迎將軍喇公哈達之師於漳平，同母弟光垵、從弟光垠等由北道迎巡撫吳公興祚之師於仙遊。光垵路與賊遇，三戰皆捷，遂奪白鶴嶺。光斗導將軍自大深經湖頭，援兵兩道俱進；泉州圍遂解，諸縣皆復。以功，陞學士。服闋入朝，召問機務；因言鄭氏可滅狀，薦施琅可用。後琅果破鄭，降之，壬戌，疏乞奉母還家。³³

戊午年（1678），鄭經再攻泉州，李光地兄弟光斗、光垵、光垠三人皆立戰功，李光地因而升任大學士，入京為官，後薦施琅征台，壬戌年（1682）奉母還鄉。

如果說，釋華佑是在鄭芝龍降清的 1646 年回到安溪，當時李光地年僅 5 歲，不可能與其相交，應該是其家長輩結識釋華佑；而釋華佑留下的〈遊記〉，在李光地長大後，因好堪輿而「愛其書，秘以為寶」。³⁴

來自普陀山的釋華佑及蕭客由今蘇澳入台，遍歷台灣各地後，從諸羅離台，投寄於福建安溪，最後圓寂於此。可以說，釋華佑是第一位入台僧人。從釋華佑的殘稿中可以看出來，當時已有不少漢人入台，惜未聞有關宗教信仰之事。雖文中有「巴老臣人多識字，有讀『論語』者、『孝經』者；但茫然作菩薩誦耳」，³⁵但此處之「菩薩誦」應是指如誦咒語而不通其意。

33. 《泉州府志選錄》，臺灣文獻叢刊第 233 種，台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67 年，頁 101。

34. 連雅堂：《雅堂文集卷 3·筆記臺灣漫錄·釋華佑遺書》，頁 144。

35. 連雅堂：《雅堂文集卷 1·序跋·臺灣遊記書後》，頁 52。

〈台灣佛教新史〉之一——荷西時期的民間信仰與佛教（1624-1662）

四、結語

荷西時期（1624-1662）因商貿之所需，大量漢人從閩粵來台，甚至早在明嘉靖時期（1522-1566），就有大陸沿海省分的漁民或商人，來到台灣與原住民交易，在獲得原住民信任後雜處其間。浮海來台的漢人，此時必然帶著原鄉神祇以祈求平安，宗教信仰自然傳入。

史有明載的宗教活動，有民間信仰、齋教信仰與佛教僧侶活動。第一座民間信仰寺廟，即今台南新化區的「保生大帝宮」，俗稱大道公廟，又稱「開臺大道公」，為宋代發源於漳州的醫神信仰。

齋教三派之金幢派，相傳於崇禎八年（1635）因白蓮教之亂而傳入台灣，當時荷蘭人在大員雖掌握商貿往來管理權，但漢人工商階級卻牢牢掌握「在野」的主導權，故有「荷人治城，和人治野」的口號。1662年鄭成功攻台戰勝荷蘭人，也與齋教祕密潛在組織有關。

台灣佛教史上，以第一位來台僧人釋華佑最為傳奇。據推測，他大約在荷蘭人統治至鄭芝龍降清之間來台，但從他回福建安溪住在李光地家來看，應該是在鄭芝龍離台降清前後。他從蘇澳上岸後，遍歷台灣東西部，所到之處描繪山川圖誌，最後從諸羅布袋或北港（魷港）出海。雖然釋華佑可能是因迷航來台，對台灣佛教亦談不上貢獻，但在佛教史上驚鴻一瞥，令人嘖嘖稱奇。

